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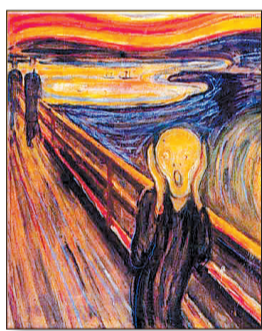


生活手记>>>



我知道大哥不应该这样看待人生,可我知道,目前的农村教育真的成了大问题。

若有所思>>>



扭曲的五官是可怕的,更可怕的是心灵也会渐渐变得扭曲。告别那扭曲的五官,才会使自己的心灵变得更加清澈、亮丽。

至爱亲情>>>



我明白父亲是实实在在地生了一场大病。父亲身体上的病好了,但他心上的病会好吗?

那个新学期开学时,大哥打电话告诉我,孩子没处上学了,非要进城不可。

大哥是老实巴交的农民,儿女都到深圳打工去了,他留在农村帮儿女带孩子。3个孩子在村上上小学,后来,村里有不少学生找门路挤进了城里的学校,村小学只剩下6个学生,学校只好宣布解散。就这样,大哥带的3个孩子没处上学了。

开学在即,向来不愿求人,大哥,来城里求校长了。城里的校长们早就躲得无影无踪了,老实的大哥怎么能找到他们呢!大哥实在没办法,便来求我。

我找到城里重点学校的校长,她愁眉苦脸地说:“老弟不是外人,我跟你说实话,书记、县长写来亲笔信、打来电话,让我接受学生,我都没办法安排呀!就这么大的学校,各班人数是上级规定的,如果超员,出了事谁也担不起责任。现在城里的孩子我都安排不了啊!你就心

农村娃求学记

□宋殿儒

疼心疼我吧……”

这位校长曾是最欣赏的老师,她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,我还能说什么呢?我不死心,就去找次一点儿的学校的校长。校长一听我提安排学生的事儿,马上离开饭桌说:“咱可是老同事了,见面吃顿饭多好,可是你要让我吃了嘴软,给你安排学生,那么打死我我也不敢吃这顿饭……我现在在躲这事儿,连过年都不敢露面,整天像个逃犯似的,连家门都不敢明着进啊……”

我就这样跑了几家,大哥看我实在没办法,就说要不然咱把孩子送到邻县的民办学校吧,虽说那里学费贵了些,但人家管得严,说不定还能把孩子教好呢!

我知道大哥是在替我解脱,但我没有别的办法,只好如此了。

后来,大哥把3个孩子送到了邻县的一所民办学校。孩子们虽有地方上学了,可是大哥在乡亲们面前总觉得抬不

起头。他曾对我说:“人家都想法儿把孩子送进城了,你在城里好赖是个官儿,可就是办不成这事儿,人家在背地里笑话咱哩!”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大哥见我难过,就安慰我:“啥都不怨,就怨村里只顾盖高楼,却让校园成了百草园!”

世事难料。后来,村里当年进城的那些尖子生,中考没一个考上高中,而大哥的孙子孙女却都以高分考进了县一高。大孙子还是全县的中考状元,县一高给他免了3年学费。

大哥在乡亲们面前能气昂昂地抬头走路了,并且见人就说:“事在人为啊!有福自然来,没福跑烂鞋……”

我知道大哥不应该这样看待人生,可我知道,目前的农村教育真的成了大问题。人们一窝蜂地把孩子往城里送,只图名牌学校,不关心教育效果,后果可怖啊!

扭曲的五官

□李良

曲形象:有时非常狰狞恐怖,有时痛苦不堪,有时丑陋无比,有时阴阳怪气……

他觉得很有趣,就把这些被丑化的脸照下来,然后将这些照片发到网上。他没想到,这些照片立即吸引了网友们的注意力,点击率直线上升。人们还纷纷留言,谈自己看到这些脸后的感想,说自己在生活中的另一面,有些面孔让人不忍目睹。网友们感谢威廉姆斯将这些照片发到网上,使他们看到了生活中的另一个自己。告别另一自己,回归到真实的自己,这才是原生态。

威廉姆斯从网友的留言中,看到了一种自信和力量。以前对摄影几乎一窍不通的他,从此成为一名另类摄影爱好者。他还建了一个网站,将自己拍摄的的脸的照片发到网站上。他一下子火了,

许多报刊、时装演出公司都高薪聘请他去当平面模特。

就这样,威廉姆斯找到了一条就业渠道,在忙碌中变得开朗起来。回到家,他和儿子小威廉姆斯玩得十分开心。他常说:“儿子,是你帮我找到了一个就业门路,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你!”

小威廉姆斯开心地笑了,笑得很灿烂。

《纽约时报》在刊登威廉姆斯拍摄的各种脸的照片时,有这样一句话:“生活中,我们每一人都常常会露出另外一个自己,而另一个自己却那么恐怖、狰狞和贪婪。扭曲的五官是可怕的,更可怕的是心灵也会渐渐变得扭曲。告别那扭曲的五官,才会使自己的心灵变得更加清澈、亮丽。”

读懂父亲

□北邙秋风

父亲有一桩心事。

小时候,每当有人问我家在哪里时,我都会不假思索地说在洛阳。可是,每当此时,父亲的眼里总有一种别样的东西,令我捉摸不透。

那是暑假的最后几天,爸爸提议带我回孟津老家,被妈妈拒绝后,他显得很无奈、很苦恼。他走到门外吸烟,我站在门边望着他,远方是一排排灰白色的高楼,父亲的头顶飘起片片烟雾。

第二次,清明节前,爸爸又提起了回老家的事儿,这次妈妈答应了。他开始了繁忙的准备:列表、购物、打电话,仿佛回老家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。可就在他临出门的那一刻,电话响了——他所在的学校通知他去开紧急会议。爸爸放

下电话,把行李重重地放在地上,他的笑容早已消失了,原来兴奋得红彤彤的脸上蒙上了一层灰色。

终于,爸爸在日益繁忙的工作中病倒了。大伯、姑姑、叔叔在医院守护着他,躺在病床上的父亲老了,头上又添了些白发,显得很沧桑。

回家后,我偷看了爸爸的日记——
母亲十周年忌——写给我的天天(注:我的乳名)

天天,你可记得你小时候我带着你到奶奶坟前的情景?那时,爸爸泪流满面,而你稚嫩的脸上依旧写满了天真。你抬头问我那是谁的坟莹,孩子,你又怎知那是你奶奶、我母亲的坟莹啊!

孩子,每当有人问你,你的家在哪里

时,我多想让你回答在孟津啊!孩子,爸爸不会责怪你,你还小,怎么懂得家的含义呢?

日记本上依稀爸爸的泪痕,现在又有了我的泪痕。

我读懂了:父亲的眼中写满了寂寞,父亲的脸上是惆怅,父亲的白发中是思念,父亲的心事是回家!

我明白了:童年中那一棵棵白桦树后的坟莹是父亲的想念,那长满刺的枣树下的沟壑是父亲的寄托,那长长的羊肠小道上父亲的牵挂,那荒芜的院落才是父亲的家……

父亲的病好了。我明白父亲是实实在在地生了一场大病。父亲身体上的病好了,但他心上的病会好吗?

父亲有一桩心事啊——回家!